

浙江文叢

罪惟錄

〔第三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卷一

聖賢錄

一

卷一

浙江文叢

罪惟錄

第三冊

〔清〕查繼佐 著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罪惟錄志卷之八

樂志總論

樂無不可知，任耳而已。魯論翕如、純如、嘒如、繹如，任耳法也。儒者求之於理，理通陰陽，義最深；求之於數，數起絲黍，類最微。習者不易察，不得已求之於氣，所謂從淺者深之。然古制荒缺，如編鐘、編磬及簫管等，雖或沿古名而已。笙中之簧，移時不更點定則錯。金不能壞，然閱數十年亦差，不足任也。八音中，金石每一器爲一律，合十三器而成十二律，其一爲律餘以象閏。匏土革木止一器，無高下。獨絲竹每一器備諸十二律，然太濁則漫，太清則焦，止用中聲，准於人口之所及而已。譬今有耳人，聞不和之音則不樂耳，樂受和不必歸其權於器，是宜裁器以就耳。就耳亦自得黃鐘等律，何藉灰飛。灰飛法卽不傳，而樂在耳，卽亦在心，深之於理於數自協。況灰飛亦未可據，地宜或變，風候或錯，夫測景尙有偏正之別，況入土而求之哉！宮商角徵羽是五音，協之爲調，以應喜怒哀樂之情，從制曲者論也。十二律是人聲之高下，有聲必有字，字層累而上，然或隔一字，又隔一字，而南北之調始分。如近太常神樂，教坊用四乙上尺工等，卽以孩提初語，禽鳥自鳴，亦定隔一字而成聲。此天然大塊噫氣

之繁於萬物，不可強也。旋相爲宮，固是定論。又或一字而高之爲母，母之上又有母；卑之爲子，子之下又有子，子母同律，所謂以高字叶低聲是也。總之，舍吾耳，何處求樂？舍人耳，何事作樂？瞽者所以專耳也，徒以理以數，豈非從聾者而審樂哉！明制不設樂官，此相沿之失，但從神樂觀道士司之，優給錢穀，不刷卷，是以異教分主大禮，尤爲畔古。至於武舞干盾，尋易以豬甲，繪兵其上，曰爲後世防微，然亦膚鄙甚矣。

樂志

乙巳，高皇帝克金陵，卽立典樂之官。

吳元年，置太常司。其屬有協律、司樂等官。戒朝賀不得仍用女樂。上嘗擊磬，以學士朱升自言能審音，迺令測之。既曰：「升奈何以宮作徵？」召黃冠冷謙爲協律郎，定樂章聲譜，俾樂生習之。取泗州、靈壁佳石，製磬；湖州採桐，製琴瑟。冬十月，考正四廟雅樂，定舞制。樂生用道流，舞生以軍民俊秀子弟充之。隨置教坊司，掌宴會。其大樂，設大使等官，以樂工爲之。

洪武元年，上親祭大社大稷，有樂章，迎神云：「五尺之靈，百穀之英，國以土而寧，民以食而生。基國肇建，祀禮修明，神其來歸，肅恭而寧。」奠幣云：「有國有人，社稷爲重，昭祀云初，玉帛虔奉。維物匪奇，敬實將之，以斯爲禮，冀達明祇。」奉俎云：「崇壇北向，明禋方闡，有潔犧牲，禮因物顯。大房載設，中情

以展，景運以承，神貺斯衍。」初獻大社云：「高爲山林，深爲川澤，崇丘廣遠，亦有原隰。惟神所司，百靈効職，清醴初陳，顯然昭格。」於后土云：「平治水土，萬世神功，民安物遂，造化攸同。嘉惠無窮，報祀宜豐，配食尊嚴，國家所崇。」於大稷云：「黍稷稻粱，來牟降祥，爲民之天，豐年穰穰。其功甚大，其恩甚長，乃登芳齊，以享以將。」於后稷云：「皇皇后稷，克配於天，誕降嘉種，拊藝大田。生民粒食，功垂萬年，建壇於京，歆茲吉蠲。」亞終獻於大社云：「廣厚無邊，其體弘兮；德侔坤厚，萬物生兮；錫民地利，神化行兮；恭祀告虔，國之楨兮。」於后土云：「周覽四方，偉烈昭彰，九州既平，五行有常。壇壝以妥，牲醴之將，是崇是嚴，煥然典章。」於大稷云：「億兆休休，所資者穀，雨暘應時，家給人足。倉庾坻京，神介多福，祇薦其儀，昭祀惟肅。」后稷云：「躬勤稼穡，有相之道，不稂不莠，實堅實好。農事開國，皇基永保，有年自今，常奉蘋藻。」撤豆云：「禮展其勤，樂奏其節，庶品茲芬，神明是達。有嚴執事，俎豆乃徹，穆穆皇皇，均其欣悅。」送神云：「維壇潔清，惟主堅貞，神之所歸，依茲以寧。土宇靖安，年穀順成，祀事昭明，永致昇平。」望瘞云：「晨光將發，既侑既馨，瘞茲牲幣，達於幽陰。神人和悅，實獲我心，永久禋祀，其始於今。」

夏四月，祫享太廟樂章迎神曲云：「慶源發祥，世德惟崇，致我眇躬，開基建功。京都之內，親廟在東，惟我子孫，永懷祖風。氣體則同，呼吸相通，來格來崇，皇靈顯融。」初獻四祖，有分樂：「思皇高祖，穆然深玄，具遠歷年，其神在天，尊臨太室，餘慶綿綿，歆於几筵，有永其傳。」爲德祖之奏。「思皇曾祖，清勤醇古，田里韜光，天篤其祐。佑我曾孫，弘開土宇，追遠竭虔，勉遵前矩。」爲懿祖之奏。「惟我皇祖，淑世

詒謀，盛德靈長，與泗同流。發於孫枝，明禋載修，嘉潤如海，恩何以酬？」爲熙祖之奏。「惟我皇考，既淳且仁，弗耀其身，克開後人。子有天下，尊歸於親，景運惟新，則有其因。」爲仁祖之奏。亞獻云：「對越至親，儼然如生，其氣昭明，感格來庭。如見其形，如聞其聲，愛而敬之，發乎中情。」終獻云：「承前人之德，化家爲國，母曰予小子，基命成績。欲報其德，昊天罔極，殷勤三獻，我心悅懌。」撤豆云：「樂奏既肅，神其燕喜，告成於祖，亦右皇妣。敬撤不遲，以終祀禮，祥光煥揚，錫以嘉祉。」送神云：「顯兮幽兮，神運無跡，靈御逍遙，安其所適。其靈在天，其主在室，子子孫孫，孝思無斁。」

秋七月，定大將奏凱樂，用鼓吹，其凱歌詞則隨事撰述。

八月，孔廟釋奠，用元以前大成登歌樂。

冬十二月，祀旗纛，用時樂。

二年春二月，祭馬祖，用時樂。

三月，遣祀三皇，樂用登歌。

夏至，祀方丘，其樂章迎神曲云：「坤德博厚，物資以生，承天時行，光大且寧。穆穆皇祇，功化順成，來御方丘，嚴恭奉迎。」奠玉帛云：「地有四維，大琮以方，土有正色，制幣以黃。敬存於中，是薦是將，奠之几筵，臨鑒洋洋。」進俎云：「奉時純壯，其壯童牷，烹飪既嚴，俎豆惟肅。升壇昭薦，神光下燭，眷佑家邦，報効惟篤。」初獻云：「午爲盛陽，陰德初萌，天地相遇，品物光榮。吉日令辰，明祀攸行，進以醇醴，展其潔清。」亞獻云：「至廣無邊，道全持載，山嶽所憑，海瀆咸賴。民資水土，既安且泰，酌酒揭虔，功德

惟大。」終獻云：「庸眇之資，有此疆宇，匪臣所能，仰承佑助。恩崇父母，臣歡鼓舞，八音宣揚，疊侑明醑。」撤豆云：「牲牷在俎，籩豆有碩，臨之盼饗，匪惟飲食。登歌乃徹，薦獻爰畢，執事奉承，一其嚴慄。」送神云：「神化無方，妙用難量，其功顯融，其祀悠長。鸞輪雲旋，龍控鸞翔，拜送稽首，瞻禮餘光。」望瘞云：「牲醴制幣，餼饌惟馨，瘞之於坎，以達坤靈。奉神於陰，典禮是程，企而望之，厚壤寬平。」

秋九月，命考宮縣樂制，詔有司訪求能通音律者，送京師。定朝會宴享樂舞之制。
三年夏六月，更定宴享九奏樂章。請御膳用樂，不許。

一曰本太初，二曰仰太平，三曰民初生，四曰品物亨，五曰御六龍，七曰泰階平，七曰君德成，八曰聖道行，九曰樂清寧。

四年春二月，詔太常司，凡祭祀配享之位，不別樂。

秋九月，別祀周天星辰。凡樂奏，與夕月略同。獨初獻奏保和，撤豆奏豫和，送神奏雍和，異。

冬十二月，禮官奏定釋奠樂舞之數，請選秀民充樂舞生。上曰：「樂舞乃學者事，宜擇國子生及公卿子弟在學者預教之。」始知樂舞生原不用道流，後竟不免爲道流。

六年春二月，申禁教坊司及天下樂人，毋以古聖帝明王及忠臣義士爲嬉戲。

夏五月，定祈報告祭樂章，迎神云：「吉日良辰，祀典式陳，太歲尊神，雷雨風雲，嶽鎮海瀆，山川城隍，內而中國，外及四方，濯濯厥靈，昭鑒我心，以候以迎，來格來歆。」

秋七月，更定釋奠孔子廟樂歌，迎神奏咸和之樂，奠帛奏寧和，初獻奏安和，亞獻、終獻奏景和，撤豆、送

神並奏咸和。

七年秋八月，祀歷代帝王樂章，迎神云：「瞻仰兮聖容，想鑾輿兮景從。降雲衢兮後先，來俯鑒兮微衷，荷聖靈兮蒼生有崇。眷諸帝兮是臨，予頓首兮幸蒙。」奠帛云：「秉微誠兮動聖躬，來列坐兮殿庭，予今願兮効勤，奉禮帛兮列酒樽，鑒予情兮忻享，方旋駕兮雲程。」初獻云：「酒盈兮爵隆，喜氣兮雍雍，重荷蒙兮載瞻載崇，羣臣忻兮躍從，願觀穆穆兮聖容。」亞獻云：「酒清兮禮明，諸帝熙和兮悅情，百職奔走兮滿庭，陳簋豆兮數重，亞獻兮願成。」終獻云：「獻酒兮至終，早整雲鑾兮將還宮，予心眷戀兮神聖，欲攀留兮無從。躡雲衢兮緩行，得遙瞻兮九重。」撤饌云：「納殺羞兮領陳，烝民樂兮幸生，將何以兮崇報，惟歲時兮載瞻載迎。」送神云：「旛旛繚繞兮導來踪，鑾樂冉冉兮歸天宮，五雲擁兮祥風從，民歌聖祐兮樂年豐。」望瘞云：「神機不測兮造化工，珍羞禮帛兮薦火中，望瘞庭兮稽首，願神鑒兮寸衷。」

九月，定回鑾歌寓警戒，毋輒頌美。遂出御撰神降祥、神貺、酣酒、色荒、禽荒等諸曲，凡三十九章，命曰《御鑾歌》。其舞分爲三隊，隊八人，禮官圖其制以上。

八年夏四月，皇太子攝祭方丘，上親製樂章，迎神曲云：「仰皇祇兮駕來，川嶽從迎兮威靈備開，香烟繚繞兮神臨御街。漸陸壇兮穆穆，靄瑞氣兮應結樓臺。以微衷兮率職，幸望聖悅兮心諧。但允臣兮固請，願嘉烝民兮永懷。」奠玉帛云：「臣奉兮以筐，玉帛是進兮歲祀以常，百辟陪祀兮珮聲琅琅。惟南薰兮解慍，映燎炎兮煌煌。」進俎云：「庖人兮淨湯，大烹牲兮氣靄而芳，以微衷兮獻上，曰享兮曰康。」初獻云：「初獻行兮捧觴，聖靈穆穆兮洋洋，爲蒸民兮永昌，鑒豐年兮耿光。」亞獻云：「雜殺羞兮已張，法前王兮

典章，臣固展兮情悃，用斟醴兮載觴。」終獻云：「爵三獻兮禮將終，臣心眷戀兮無窮，恐殺羞兮未具，將何報兮神功。」撤饌云：「俎豆撤兮神照，鸞輿駕兮旋歸，百神翼翼兮雲依，敬奉行兮弗敢違。」送神云：「祥風興兮悠悠，雲衢開兮民福留，歲樂蒸民兮大有，想洋洋兮舉觴載酒。」望瘞云：「殺羞玉帛兮瘞坎中，遙瞻悠隱兮龍旗從，祀事成兮盡微衷，感厚德兮民福雍雍。」

十一年春二月，合祀社稷，其樂章迎神云：「余惟土穀兮造化功，爲民立命兮當報崇。民歌且舞兮候迓迎，想神來兮祥風生。欽當稽首兮告年豐。」初獻云：「氤氲合兮物遂蒙，民之立命兮荷陰功。余將玉帛兮薦微衷，初斟醴薦兮民福洪。」亞獻云：「余今樂舞兮再奉觴，願神昭格兮軍民康。思必穆穆兮靈洋洋，感恩厚兮拜祥光。」終獻云：「千羽飛旋兮酒三行，香縹繞兮雲旌幢。余今稽首兮欣且惶，神顏悅兮霞彩彰。」撤豆云：「粗陳微禮兮神喜將，琅然絲竹兮樂舞揚。願祥普降兮遐邇方，蒸民率土兮盡安康。」送神云：「氤氲氤氲兮祥光張，龍車鳳輦兮駕飛揚。遙瞻稽首兮去何方，民福留兮時雨暘。」望瘞云：「奉殺羞兮詣瘞方，鳴鑾率舞兮聲鏗鏘。思神納兮民福昂，余今稽首兮謝恩光。」

十二年冬十二月，神樂觀成，以樂舞生居之。命道士周玄初領觀事。

十三年夏四月，詔樂舞生若有過及疾病者，遣歸擇補。在王府者亦然。

冬十一月，詔公侯及諸武臣子弟，凡一百一十九人，習樂舞以供祀事。

十五年，賜宴，更定九奏之曲。

一曰炎精開運，二曰皇風，三曰眷皇明，四曰天道傳，五曰振皇綱，六曰金陵，七曰長楊，八曰芳醴，九

曰駕六龍。

十七年春二月，改鑄南郊太和鐘。

高四尺二寸五分，口徑三尺六寸五分，鈕高一尺四寸五分，重二千七百六十斤。

夏五月，重鑄京城禁鐘。

重二萬觔。

六月，天下儒學樂器毀，詔新製大成樂器爲定式，頒於各府州縣視之。

十八年春正月，祭旗纛，用大樂。

重定王國山川社稷樂制。

迎神奏廣清，奠帛初獻奏壽清，爲武功之舞。亞獻奏豫清，終獻奏熙清，俱文德之舞。撤豆奏雍清，送

神奏安清，望瘞奏時清。

夏六月，重定朝賀樂舞之制。凡朝賀及燕享，教坊司中和韶樂與大樂互奏。

永樂元年秋九月，上以宗廟樂章未有稱述，不能如古，命博求名儒更爲之，不果。

二年春三月，周王獻騶虞，進頌九章，協之律呂。詔以所獲騶虞并獻太廟。寧王聽伊涼之樂曲，曰：

「斯曲宮離而少徵，商亂而如暴，其下反叛上播越之徵乎？」已而果有此應。

三年夏六月，給朝鮮編鐘、編磬各十六，琴簫四，瑟笙二，以新其敝。

十八年，詔更定宴享樂舞。一奏上萬壽之曲，平定天下之舞；二奏仰天恩之曲，撫安四彝之舞；三奏

感地德之曲，車書會同之舞；四奏民生樂之曲，表正萬方之舞；五奏感皇恩之曲，天命有德之舞。纓鞭得勝，教坊司更進致語。

宣德元年夏四月，命造皇太后宮中樂器。

景泰元年，國子監助教劉翔言，古視學釋奠皆不用樂；慶成宴大禮用教坊承應，殊累中和；且樂器悉列露臺下，無堂上、堂下之別。乞改正，不果。

天順八年，劉翔復言，郊廟樂章皆太祖初平定天下時所作，與今不協，其更制。禮官言，享廟樂章，惟迎神有云「助我眇躬，開基建功」，終獻有云「承前人之德，化家爲國，毋曰余小子，革命成績」，仁廟時俱已更易，咸可萬世通行，翔言非。不問。

成化十二年，以祭酒周洪謨議，增孔廟佾舞之數爲八。

二十七年七月，禮官言，教坊司所沿中和韶樂，多不諧韻，而鼓瑟、調箏篪、擊鐘磬，善者絕少，久之失傳，宜令八十四人三倍其額，並習樂器二十一色，博教而約取之。制可。

弘治元年，籍田禮畢，賜宴。教坊司以狎語承應，左都御史馬文升奏叱去之。

七年六月，詔訪銅鼓制。工部言，制自西南彝，方今災傷，尙須撤樂，豈宜復造制外之器。命已之。

八年十二月，上命內閣裁定三清樂章。徐溥等上言，三清之說，道家誣妄，謂一天之上尙有三大帝，最上爲周柱，下李耳，有是理乎？章不進。

九年二月，禮官以文廟旣用八佾之舞，俎豆樂器亦宜增添。報可，令天下遵行。十月，給事中胡瑞奏，

國家朝廟禮樂屬教坊司、神樂觀，褻陋殊甚。以民間子弟肄習，設官掌之，年久量授職事，俾得列於搢紳，庶爲合體。不報。

十三年十月，詔以寧王宸濠妄稱先朝所賜廟祀禮樂，實非定式，再額實頒賜之，仍詔各王府悉從初制。

十五年六月，吏部尙書馬文升，以上命宮內府造大祀樂，用純金爲鐘，西玉爲磬，謂音律不協，請博求善律者爲之，事遂已。

十七年四月，南京太常卿呂愷以成祖遷都北京，所置神樂觀止習歷代帝王及先師孔子二祀樂舞，其於郊廟社稷，闕然不講，謂祖訓何？請專官提調，春秋二仲，率諸生一概演習，其不能者，呈部退爲道士。報可。

十八年四月，命神樂觀整修樂器。上知音，凡祭祀奏樂有誤，每加詰問。時翰林崔銑夕從西院，聞外有吹笛聲，煩促而哀，愀然意動。未幾，上崩。

正德三年七月，上以慶成宴樂未備，乃選三院樂工督肄之。仍移各省，簡藝精者以進。自是百戲雜陳，優俳驕肆。

六年八月，教坊司左司樂臧賢以疾求退，特旨勉起供職，仍選爲奉鑾。

嘉靖元年，以樂八奏祭先農。教坊承應，有閨笑聲。禮官言，古以藝諫，教坊即不能因事納忠，安得慢褻？詔嘉可。七月，御史汪珊陳十漸之一，令教坊司毋得以新聲巧技進納之。四月，命安陸家廟用八

佾，御史黎貴、禮部侍郎賈諫次第言：「陵祀不用樂，鳳陽諸陵皆然，何獨顯陵有之？且慮有二統之嫌。上不聽。」

三年，建觀德殿，祀興獻王，召協律郎崔元祈肄樂舞。太常卿汪舉以列代非太廟不設樂舞，今已設於安陵，復於觀德殿，似複，不聽。

五年秋，改觀德殿爲崇先殿。上親製樂章，迎神之曲曰永和，初獻曰清和，亞獻曰康和，終獻曰沖和，撤豆曰泰和，送神曰寧和。三獻但用文舞。張璠曰：「文與武是兩階之容，得其左而闕其右，天子父不得享禮樂之全，何以式四方，垂萬世？」乃益武舞。

九年，祈穀樂用九奏，上親制樂章，命太常協於音律譜。祀先蠶，議樂舞，禮官緣飾，以爲從唐開元儀注測之，當用八佾，以女樂承之。今蠶亞於農，農佾降八爲六，則先蠶止用樂歌，可以竟免佾舞。詔用女樂，不責舞，着黑冠服以從。六月，禮官以四郊旣建，宜增定樂章，選補樂舞生。詔博選積通音律者，出內府金玉石三音之器考正之。致仕太僕寺丞張鶚應召。鶚具奏，率附會，意在阿崇，先與太廟埒。禮官不敢難，遂命鶚更定廟享樂章。十月，禮官言，古禮絃歌，周公、召公之詩，不用鐘磬，乃房中之樂，宜令女官被此二詩於管絃，以備宮中宴樂。報聞。

十年三月，命採浙江紫竹花斑竹，以應方丘月壇之用。太常丞張鶚譜定帝社稷樂歌以進，陞少卿，掌教雅樂，太常官始悉用道士。給事中王訥臣疏諫，謫官。

十二年五月，禮部尙書夏言奏古樂正習盛樂，舞皇舞，請當三獻九奏之後，隱招雲漢書辭，製爲雲門一

曲，使並舞而合歌之。仍增造鼓吹數番，令舞者百人，青衣執羽，繞壇周旋，以鼓暢陰陽。詔可，舉行。十四年四月，時七廟既建，禮官以羣廟規制不同，享祀聲容宜別，況四祖既祧，頌美不洽，請今特享、祫享、大享諸詩歌，宜令儒臣更撰，意在追美崇先。上可之。於是增設樂官及樂舞生，自四郊九廟暨太歲神祇諸壇樂舞人數，至二千二百員名。六月，詔取山西長子縣羊頭山黍、大、小、中三等各五斗，以脩候氣定律，設特鐘、特磬，以爲節樂，復宮懸。

十五年，始行禘禮樂六奏。

十七年六月，大享上帝於玄極寶殿，以皇考興獻王配，樂章亦率更定，併更定朝賀樂章。

陞座，奏聖安曲，詞曰：「乾坤日月明，八方四海慶太平，龍樓鳳閣中，扇開簾捲帝皇興。聖感天地靈，保萬壽，洪福增。祥光旺氣生，陞寶位，永康寧。」

公卿入門，用治安曲，詞曰：「忠良爲股肱，昊天之恩承主恩。森羅拱北宸，御爐香繞奉天門。江山社稷興，安天下，君與民，龍虎會風雲，賀萬壽，聖明君。」後裁不復用

百官行禮，用萬歲樂，詞曰：「雨順風調昇平世，萬萬年山河社稷，八方四面干戈息，慶龍虎風雲會。」又或用朝天子，詞曰：「聖德聖威，洪福齊天地，御堦前文武兩班齊，擺列在丹墀內，舞蹈揚塵，山呼萬歲。統山河，壯帝畿，禮儀讚稽，慶龍虎風雲會。」

回宮，奏定安曲，詞曰：「九五飛聖龍，千邦萬國敬依從。鳴鞭三下同，公卿環珮響玎珰。掌扇護御容，中和樂，音呂濃，翡翠錦綉擁，還華蓋，赴龍宮。」

命婦朝賀太皇后，用天香鳳韶之曲，詞曰：「寶殿光輝晴天映，懸玉鈎珍珠簾櫳。瑤觴舉時簫韶動，慶大筵，來儀鳳。昭陽玉帛齊朝貢，替孝慈賢助仁風。歌謠正在昇平中，謹獻上齊天頌。」又曰：「龍樓鳳閣彤雲曉，開綉簾天香芬馥，瑤階春暖千花簇，壽王母齊頌祝。御筵奏獻長生曲，坤道寧品類咸育，和氣四時調玉燭，享萬萬年太平福。」

百官朝賀皇太子千秋節，用千秋歲之曲，詞曰：「堯年舜日勝禹周，慶雲生繚繞鳳樓。風調雨順五穀收，萬歲暢歌謳。」

二十一年三月，工部尙書顧璘請更定獻皇帝陵廟樂章，禮臣議諸陵歲祀原不用樂，奉先時享亦不用樂，事寢。

三十年，因廟製復舊，省革樂舞生外，定額用一千一百五十三名。

四十四年，上聞諸王廣置女樂，淫縱不檢，因而私娶生子，有乖天潢大典，詔革諸王樂戶，朝賀宴饗，得假鼓吹於有司。

隆慶三年七月，革協律郎以下四十八員，存二十九員。

樂器

編鐘，不過十二，以當十二辰，用節歌句。堂上擊黃鐘、特鐘，而堂下編鐘應之，與編磬同用。

特鐘，以應十二月之律，大鐘也。《爾雅》大鐘曰鐃，《樂書》曰虞。《三禮圖》曰特縣者，謂之鐃。黃鐘重

一鈞，故曰大不出鈞，其次以漸而重。蕤賓重一石，故曰重不過石。特鐘主蕤賓，非鎛也。凡鐘未作，擊鎛以鼓之。鎛聲細而鐘大，故周人各立一官任之。

編磬，磬以立辨，聲最重難和。《書》曰：泗濱浮磬。石無根，故曰浮。編之則雜而小。十六枚同在一處，謂之堵。鐘磬各一堵，謂之肆。或曰，亦止於十二，以絃而掛於虞之崇牙，故曰編。

特磬，卽離磬，《記》曰：升之離磬。離之則特。《爾雅》曰：大磬謂之鼗。

玉磬，爲堂上首樂之器。《書》曰：天球在東序是也。

琴，夏至之音也。陰氣初動，禁物之邪心也。小足以感神明，大足以奪造化。

瑟，以來陰氣，以定羣生。庖犧作五十絃，破之爲二十五絃，具二均聲。古用中琴，必以小瑟應之，義取懲忿窒慾。其軫玉，其絃朱，其絲分，其音細。

簫，爲堂下之樂。其卦則震，其方屬東，其時乃春，其聲尙議，其律夾鐘，其風明庶，其音濫，必待衆職而後致用。《丹陽記》稱慈姥山生簫管之竹，玉簫者以飾之云耳。

箎，有底之笛也，主春分，爲十二月之音，《月令》仲夏之月，調箎。《周禮》爲之斂箎。《風俗通》曰：笛，滌也，所以滌邪穢，長尺四寸，七孔，諸絃歌從笛爲正。

管，曰下管。仲尼曰：下而管，象示事也。吹之於堂下。

籥，曰葦籥。以葦爲管，竅其上三，伊耆氏以葦始之。後世易之以竹，所以通中聲也。羽舞執籥，蓋震音也。古之人始作樂器，葦籥居先。籥，躍也，氣躍而出也。又有六孔之籥，《爾雅》曰：大籥謂之產，中謂